



草与药（五题）

□马 行

茅 草

我喜欢茅草的柔软、韧劲，喜欢它在风中的轻盈，也喜欢它顺着风向的摇曳。茅草还有另外两个名字，一是白茅，一是茅子。茅草是多年生、深根性植物，耐干旱和盐碱，根茎和花籽皆可繁殖成新茅草。无论在河边，还是在碱滩，只要茅草草籽能够吹到的地方，茅草都能安家。安了家，它就用心生长，活成一片绿。茅草啊，它是野草中的顺民，它太柔弱，不管东风、南风，还是西风，只要给它一点风，它就会摇。可是，它又是野草中的贵族，仔细看，会发现它的生长、它的摇晃，是多么漫不经心，无所谓得失与强弱。它与生俱来的，是与世无争的从容与淡泊。

从物候的角度，我对茅草做过认真观察：四月，茅根发芽；五六月，抽穗开花；八九月，茅草抽出长穗；十月，茅草的花絮随风飘散，花籽满天涯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到早春，总会有一群孩子蹲在茅草地里拔茅草的嫩芽。那嫩芽是茅草的花序，呈圆锥状，外面包有层层黄绿的嫩皮，里面的花穗长有含着水分的白色绒毛。把嫩芽的外皮剥去，那含着水分的白色绒毛是可以吃的。在口中，甜甜的、凉丝丝的，有一股清清的草香。在山东北部平原上，大家把拔茅草嫩芽的过程叫作“拔古笛”。古笛，这是多么动人的名字，让我想到了远古的笛子、春天的笛子。或许，一个个春天便是由一支支的古笛吹响的。

抛开嫩芽，单说茅草的茎叶，也可食。茅草的茎叶是食草动物上好的食物。那些在茅草地里低头啃食的牛羊，用行动告诉我们茅草是多么可口。茅草还可当柴火，可化为灶膛中轻淡的火苗，可成为屋顶上轻柔的炊烟。茅草可修屋顶、可搓绳，可编织衣帽、坐垫、凉席。

再说茅草的根。茅草的根呈细白的长条状，在地下横生，分节，节上长有柔毛。少年时，到了春夏季节，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和小伙伴们扛着铁锹，到茅草地里挖茅根。一铁锹挖下去，能挖出数十条茅根。把茅根上的土抖掉，再把茅根放到河水里冲一冲，就有了一堆干净的茅根。茅根甜甜的，嚼在嘴里，如嚼甘蔗。茅根挖多了，自己吃不了，还可拿到乡镇收购点去卖。

春风吹又生，天下茅草生生不息。更关键的是，茅草还可入药。茅草的叶和茎含有多种化学成分，不仅有滋养、利尿、凉血、生津的作用，还有通经络、祛风湿的功效。将老茅草叶水煎外洗，

可治妇女产后风湿痛。而药用价值最大的，当数茅草的根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本草纲目》这样记载：茅根，性寒味甘，具有凉血止血、清热利尿功效，可用于热病烦渴、胃热、肺热咳嗽、吐血、黄疸等症。将茅根煎服，还可解酒毒。

诗云：“显尔于茅，宵尔索绚。”坚韧又谦逊的茅草，它一直在奉献，从头到脚，都是甜的，都是宝，都是药。

枸 杞

我相信枸杞，相信枸杞的灵魂可以在阳光下飞翔。我喜爱上枸杞时，大约8岁。那时，阳光中漂浮着淡淡的尘埃。我放学回家，奶奶笑着递给我一个茶碗，说里面是枸杞。我把书包扔在一边，端着那些红红的、亮亮的枸杞，双手捏起一个，放进口中，那滋味是凉，是酸，也是甜。我咂咂舌头，心里有了判断：枸杞子，是最美味的小水果。

后来，我放学回家，还不时拿起茶碗看一看，看里面有没有枸杞子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村庄北面的野地里，长着一簇簇的枸杞。摘一粒放进口中，味道虽然不如奶奶茶碗里的枸杞子，却也还算可口。儿时的记忆，将奶奶、童年、阳光、茶碗、枸杞子这些毫不相干的词汇，编织成一种幸福的期待。

我行走在旷野或他乡，总把与枸杞子的每一次相遇视作久别重逢。在市场上，只要见到枸杞，我总想买上一些。听人说宁夏的枸杞好，我就买了袋装的宁夏枸杞。只是，我很少见到新鲜的枸杞子。

印象中，我在野外曾采到过几次枸杞子。一次是在山东的博山地区，突然发现路边灌木丛里挂着些枸杞子大小的红果果，走到近前细看，那红果果还真的是枸杞子。摘了几粒放进口中，味道虽有几分甜，却多了些苦涩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新疆的山谷里，无意中也曾碰到过几株枸杞，那枸杞子虽然味道鲜美，但由于季节已深，枝条上仅挂着几粒没有被风吹落的枸杞子而已。

难道枝条上红艳艳的枸杞子，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？

闲翻《太平圣惠方》，发现其中记载着一篇关于枸杞的传统。一人前往西河出使，途中遇到一位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子正在打一位年约八九十岁的老人。询问之下才知道，这位老人是女子的曾孙，因为不肯服用祖传的神药而年老体衰，因而被她惩罚，女子实际年龄已有373岁，传说中的神药，正是枸杞子。

后来，我习惯了饮枸杞叶茶，还在中

药铺的柜台上见到了以枸杞为材料的一包包中药。我恍然大悟：那挂在枝头的红艳艳的枸杞子并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——最真实的枸杞，不仅在枝头，更在民间百姓的血脉与生活中。

枸杞啊，它通身是宝，可用来养生，补肾益精、养肝明目、降血糖、润肺滋阴。枸杞的嫩苗，可直接生吃，也可入药。枸杞的茎叶，可用来煎汤、凉拌、做茶或炒食。枸杞堪称东方神草，传说中的枸杞，神而有验；现实中的枸杞耐干旱、耐碱性土壤。

我是个俗人，比不上枸杞，但我有一个愿望：在院子里种上三棵枸杞，等枝条上挂满枸杞子时，给它们起名字——

一棵叫奶奶果，一棵叫阳光枝，另一棵叫童年木。

青 青 菜

想起旷野中寂寞生长的青青菜，内心满是温暖。

想起旷野中寂寞生长的青青菜，也就想到了我的少年时代。

夏秋季节，在黄河下游的大堤下，每当我的手指被镰刀划伤，每当我的胳膊、腿不小心擦伤，便得赶快去找青青菜。而在身边，总能找到它。我把青青菜的叶片折一折、挤一挤，挤出绿色的汁液。然后，把汁液滴在流血的伤口上。顿时，血会立即止住，疼感也减轻。

青青菜，就是我少年时代的止血药、止痛药，青青菜医治伤口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只要人们需要，它的汁液就会源源不断地滴在流血的伤口上。青青菜啊青青菜，它仿佛是乡野大地上孤独的外科医生。

若一时找不到青青菜，伤口便容易留下疤痕。一个冬日，我的左手食指被小刀划开了一道深深的血口，当时，鲜血直流，若是有青青菜，这很好办，挤点汁就行。可当时是冬天，旷野里的青青菜已经干枯，我无青青菜可用。由于伤口处理不及时，便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。

如此良药，有一个醒目的特征。它的花团，就像乡村诊所外墙上那个醒目的“十”字。有了醒目的花团，那些在旷野里需要找到青青菜来止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它的。那花团告诉人们：它主治热性出血、瘀血，外用可消炎、治恶疮等。

鲜花大都是娇嫩的，容易凋落。可是，青青菜开出的花却和它的茎叶一样，能够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风吹雨

打。青青菜的花，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、最结实的花之一。紫红色的花团呈球状，大的花团有乒乓球那么大，花团上还有嫩嫩的毛丝丝。青青菜也是世界上花期最长的草木之一。它的花期短则半年，长则八个月，坚实而不凋谢的花团宛如青青菜的一面骄傲旗帜。

可见，青青菜是最善良、最真诚的，它开花不是为了自己的美，而是为了大家，为了需要它的人能够在万千草木中找到它。秋季，当大地上的野花大都散尽，青青菜却依然开着紫红的花团。它仿佛在说：“有伤痛，请来找我。”

青青菜还有一个正式的学名：小蓟。它的别名不可胜数，比如刺蓟菜、刺儿菜、青刺蓟、干针草、刺萝卜、刺角菜、小蓟姆等。可我还是愿意把它叫作青青菜。

青青菜的生命力虽然强劲，却敌不过时间的流逝。花期再长，却抵不过人们的遗忘，不少人的生活已远离了青青菜。如今，当我再次来到黄河大堤上，依然能够看见青青菜，可它们的数量已明显减少。大堤下，原来生长青青菜的地方，现在要么成了林立的楼盘，要么成了工厂的作业区。不得不说，青青菜的减少，不仅是草木的减少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错位。

这么好的青青菜，与自然也是日益疏离。有一年，我到一所乡镇中学讲课，我问在场的孩子，谁认识青青菜？在场的上百名学生，却无一人举手。

那么好的青青菜，是谁带来的？是高天上的飞鸟，还是神农氏？这么好的青青菜，为什么数量却在一天天减少？想起这些，我的内心泛起淡淡的忧伤。

蒺 藜

天地间有太多的机密，我们并不知晓。大地温顺，北方的大地却生长着并不温顺的蒺藜。蒺藜是一种草本植物，它匍匐在地，分枝众多，枝上有羽毛状互生或对生的长椭圆形叶片；果实坚硬，上面有纵棱或圆锥形长刺、短刺。会不会，匍匐而生的蒺藜是大地的卫士？会不会，匍匐而生的蒺藜是草原上的另一种语言？蒺藜生来就是勇猛的、无畏的。蒺藜好斗，它那坚硬的蒺藜子，总是竖起一根根尖锐的针刺。

蒺藜有毒，无论根须、茎叶，还是果实，都带着毒。牛、马如果啃食了，尽管不伤及性命，却会生病。羊食了，会引发头部肿胀。人食了，会引起窒息。蒺藜，甚至不会宽容和原谅一个孩子。我在杂

草丛生的黄河平原上长大。夏秋时分，平原上的草地看上去特别柔顺，可我绝对不敢光着脚到草地上去，更不敢躺到草地上，这都是因为草地上满是蒺藜。裸露的肌肤如果不小心沾上蒺藜子，是刺心地疼。

这就是蒺藜，在天地之间、红尘内外，它从来就不好惹，也没有好脾气。转瞬间，三四十年已过，我已不是黄河平原上的那个少年，也很少再有与蒺藜面对面的时刻。在路边、在荒野偶尔见到蒺藜，会感到特别亲切，就像见到了少年时一个顽劣的好朋友。

要想真正认识蒺藜，还必须看到蒺藜的本质，蒺藜尽管性情刚烈，通身带毒，可它的毒也是药。

在中医药学体系上，蒺藜是具有多种药用价值的良药，当然了，也是苦药，因为蒺藜的性情本是苦。腰背痛，可将蒺藜子捣成末，配以蜂蜜做成丸子，用酒送下。月经不调，可将蒺藜用米汤送服。蛔虫病，可服初秋时采集的蒺藜子。蒺藜子还可治失明、固牙齿、克白癫风、通鼻塞。

蒺藜的生存是强硬的，锐刺为矛，昂首问天，给古人带去很多启发。古人模仿蒺藜子的模样，制作出木蒺藜、铁蒺藜，又模仿蒺藜匍匐横生的样子，布设了蒺藜阵。蒺藜阵可用于野战，也可用于守城。《六韬·虎韬》曾提及木蒺藜和铁蒺藜的用法：“木蒺藜，去地二尺五寸，百二十具。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遮走北。”“狭路微径，张铁蒺藜，芒高四寸，广八寸，长六尺以上，千二百具，败步骑。”《明史》记载：“布铁蒺藜刺竹于外，城守大固。”三国争雄，蜀军的诸葛亮曾排出铁蒺藜阵抗拒魏军。不仅如此，古人还模仿蒺藜子，制作出了蒺藜棒、蒺藜锤。

蒺藜，教会了古人排兵布阵。然而，蒺藜再狠再尖锐，也挡不住人们前行的脚步。鲁迅在《故乡》里说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踏荆棘而行，固然彰显人类伟力，可当大片的草地日益退缩，要么变成村庄城镇，要么闲置沙化，我们是否该在这疾行中驻足沉思？蒺藜，或许它不是大地和草原的卫士，只是一介苦草而已。

说不透的蒺藜，道不清的蒺藜。

蒲 草

在河沟与沼泽地带，蒲草是一种最温柔的植物。在黄河三角洲平原上，蒲草总是与芦苇相伴，大凡有芦苇的地

方，都有蒲草。我的记忆中，村庄四周的沟渠生长着大片的蒲草。风吹过，蒲草低眉侧身，随风起伏。到了秋冬，松散的蒲棒槌会散发出白花花的飞絮。

当然，蒲草和芦苇是不同的。芦苇的茎有节易折、叶薄而锋利，蒲草的茎和叶却是宽厚、柔韧的。还好，水泽地带，容得下锋芒，也喜欢柔软。在芦苇荡穿行，肌肤时常被划伤。在蒲草丛中，是绝不会被划伤的。蒲草的世界里，没有尖锐，没有冲突，只有随风摇曳的柔情。

蒲草的世界，简朴而柔软，让人满心欢喜。蒲草可编成最舒适的坐具。记忆中，夏秋时分，树荫下乘凉的老妇人，每人都有一个蒲草做成的蒲团垫。她们盘腿端坐在蒲团垫上，仿佛盘坐着整个村庄的安详与黄昏。不仅蒲团，只要是蒲草做成的器物，比如蒲席、蒲凳、蒲箱，几乎都让人喜欢。

蒲草养神，亦养气。坐在蒲草垫上读书、喝茶，对我来说，一直是莫大的快乐。我喜欢蒲草，平时穿的拖鞋一直是蒲草拖鞋。我盛放食物的箱子一直是蒲草箱。我书房中的座椅垫一直是蒲草垫，它冬暖夏凉，透气柔软，吸汗舒适。都二十年了，它依然像新的一样，柔韧坚固，似乎永不会损坏，也永不会老。

蒲草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将过去的时间永远定格。如今的蒲草鞋、蒲垫、蒲凳，与千年前的蒲草鞋、蒲垫、蒲凳，无论材质还是形态并无两样。它们同样朴素，同样极简，不仅价格低廉，还环保无毒，是百分百的绿色物件。

其实，蒲草也可食。它在春季里的草芽清爽可口，是一种野生蔬菜。蒲草不仅是食物，还是良药。小时候，隔三岔五，我们就采集一些蒲棒槌来玩。我只知把蒲棒槌当玩具，却不知蒲棒槌顶部的黄色花序是上好的民间中草药蒲黄。

蒲草更寓意着割不断的人间真情。它春生、夏长、秋枯，可它就算完全枯萎了，那深藏泥水中的根却是不死的，待到来年春风起，定会发出新芽。蒲草的生生不息，也在提醒我们：真正的生命力，并不在于外表的强硬，而在于深植于心的柔软与坚韧。我国大量的古叙事诗，也都谈及蒲草。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女主人公，就曾把自己比作柔韧如丝的蒲草，“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苇。蒲苇纫如丝，磐石无转移”。

蒲草，是大地上的一抹风景。且不说它的工艺之美和滋补功效，它给予我们的，还有本真、质朴、柔韧。

家乡的小路

□韦俊平

曾经，老家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外。小路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，路很窄，两个人会面的时候要侧身相让。碰上挑着担子的，空手的人必须站到路外的石头上或草丛里。小路建于什么年代无从考究，光滑的石阶诉说着曾经的岁月。

小路在两座高山之间蜿蜒，路的两旁怪石嶙峋，有的像人，有的像动物。母亲回忆说，孩童时的我每次走过这条路，总是不停地问：“天上的白云、高耸的大山、黝黑的石头都是什么东西变成的？它们会说话吗？”母亲都不厌其烦地回答：“白云、大山、石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变成的。以后读了书，你就会知道很多，也能听懂它们说的话。”

村小学离我家大约有3公里。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我背着军绿色小书包，独自一蹦一跳地沿着小路去学校注册。父母正在地里干活，只是简单交代了几句，然后看着我的身影消失在远处。或许他们认为，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，那就让孩子尽早养成独立的意识。那时候家里困难，我经常光着脚上学，冬天时脚被冻得麻木，长了冻疮也不觉得痛；到了夏天，小路的石头被晒得滚烫，脚底往往被烫出水泡。家乡的小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我家祖辈都是种地人，我却从小喜

欢画画。语文老师把口盅往讲台一放，说今天的图画课就画这个，我总是画得最好。半山腰有一个小平台，每次放学走到这里，我都要歇歇脚。回头眺望，只见群山竞秀，或如屏风横亘，或如竹笋挺立。几个村落掩映于荔枝树、龙眼树、柚子树之间，灰瓦白墙，炊烟袅袅。一条几米宽的小河在田畴中蛇行，河的两边是刚吐出嫩芽的土地……好一幅人间美景！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致，我都有把它画下来的强烈冲动，这种冲动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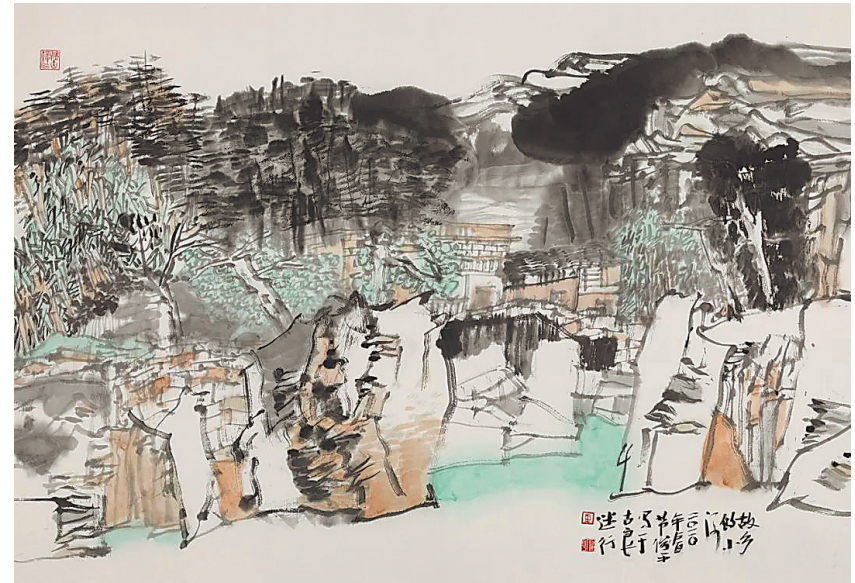
小路边上有几块巴掌大的地是我们家的，沿着山坡呈35度倾斜，那是集体经济时代开荒出来的贫地。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，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尽管这几块地每年的玉米产量就一百来斤，父母也没让它丢荒。读初中的时候，我和大人挑粪上山种玉米，几十斤的重量将我稚嫩的肩膀压得紫红，小路湿滑且凹凸不平，在保持平衡的同时还要准确判断下一次脚步安放的位置。粪水是一边挑着一边用竹子做的粪勺舀到撒了种子的土穴里的，有时候一不小心，粪水会泼到我身上。用羊粪和杂草一起发酵而成的农家肥则需要把担子放在地上，用手将肥料盖住玉米种子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知付出和收

获是怎样一种关系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当过大队赤脚医生，虽然只接受过很简单的培训，却要承担整个大队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。他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，但不管是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，只要群众需要，他便挎上药箱出诊。十几年前，政府安排资金给老家修水泥路，退休回乡的父亲主动协助政府部门对修路工程进行管理。水泥路将从小路对面的山腰经过，有几户人家的自有山林受到影响。我担心在施工过程中碰到阻力，自己花钱请乡亲们吃饭。乡亲们主动向父亲表示，修路是大事情，挖石砍树都不是问题，尽快开工！

爷爷还在的时候，总是早早地走到公路边迎接我们的归来。怕我们负重爬不了山，他背着东西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面跟着。一年又一年，爷爷的背影从挺拔慢慢变成佝偻。回城的时候，走出几百米开外，还能看到爷爷奶奶呆呆地站在门口目送我们，一直到互相都看不到对方。有一年春节，爷爷突然对奶奶说：“我要回我另外那个家了，你要守好现在这个家。”从此，小路上就再也看不到爷爷的身影。

儿子上大学之前，每次回老家我都带上他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他既能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，也习惯了干栏



故乡的小河（中国画） 韦俊平 作

式建筑底层平圈的味道。现在每次回去，奶奶总是问我：“你儿子在哪里读书？”我说：“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“能吃饱饭吗？”我说：“能的能的。”“有肉吃吗？”我说：“餐餐都有。”不同的是，以前一进门，奶奶就问我：“是你回来了吗？”而现在回去，我得凑近她耳朵大声地说：“我是您孙子，我回来了！”

为了方便拍摄创作素材，我买了一

架无人机。飞到200多米的高空，便能看到家乡的全景。以前光秃秃的石头山，现在已经变得郁郁葱葱；以前的灰瓦白墙，现在已经变成一栋栋楼房。由于走的人少了，小路已经模糊不清，而一条清晰可见的水泥路则像白色的纱巾，在山水之间轻盈地飘荡。我不禁感叹，虽然以前的日子已经变得很遥远了，我和家乡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了。